

罗杰·格林博士，美国基督教，

第 3 场，罗杰·威廉姆斯和罗德岛的宗教多样性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罗杰·威廉姆斯和罗德岛宗教多样性的第三节课。

在周五的讲座中，我喜欢从我们正在讨论的内容中读一点，有时还会有一些虔诚的性质。

所以今天，星期五，我想读一封信的摘录。这是一封一位男士写给他妻子的信。我先暂时不谈这封信的背景，然后我们再谈谈是什么促使他写这封信。

这本书的作者是威廉·莱德拉。你大概不会记得这封信。我们在课程中没有提到他，但这是他写给妻子的信。

晨星的甜美影响，像一股洪流，流入我纯洁的居所，让我在神圣之美中充满了上帝的喜悦，我的灵魂仿佛不居住在泥土的圣殿里。哦，我亲爱的，我像鸽子一样在方舟的窗口等待，我静静地站在那守望，我的心欢喜，我可以在爱和生命中对你说几句话，用应许的精神封印，让它的味道成为你生命中生命的香气，在你心中见证我无辜的死亡。威廉·莱德拉是最后一位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的贵格会教徒，这是他在他们把他带到波士顿公园绞死的那天早上写给妻子的信。

所以，请记住，有四名贵格会教徒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但他们都愿意去，为了解基督是谁，了解上帝在他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所以，这是他被带到波士顿公园前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好吧，我想我们做得还不错。

我们正在进行第二场讲座，主题是罗杰·威廉姆斯和罗德岛的宗教多样性。所以，就讲座而言，我们的演讲内容已经达到了应有的水平。我们讨论的第一件事是罗杰·威廉姆斯。

前几天我曾说过，如果要我选出本课程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我一定会把他列入名单。他非常具有批判性，在罗德岛和普罗维登斯有着深厚的影响力，普罗维登斯是一个致力于完全宗教自由和绝对宗教自由的殖民地。这也将更广泛的美国文化中发挥作用。

但他确实很重要。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确实谈到了他的朝圣之旅，不是吗？他从圣公会教徒变成清教徒，再变成浸信会教徒，最后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了一名探索者。

这就是罗杰·威廉姆斯的朝圣之旅。我想我们可能提到过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到达罗德岛。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罗德岛。所以，让我们继续去罗德岛，说几句关于罗德岛的事情。哦，我现在还不需要。

好的。现在，关于罗德岛的第一件事是他建立了这个殖民地。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罗杰·威廉姆斯本人不喜欢贵格会教徒。

他不喜欢贵格会的神学。我们会经常谈论贵格会的神学。他不喜欢贵格会的神学。

他确实对他们的神学结构感到不满，但因为绝对的宗教自由，他欢迎他们来到他的殖民地。因此，尽管他不喜欢贵格会教徒，也不喜欢他们所教导的东西，但他将忠实于自己在殖民地的绝对自由原则。他不会用国家的力量来惩罚人们的宗教信仰。

他在欧洲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他在波士顿也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所以，他不会动用国家权力来惩罚那些信仰不同的人。

那是不会发生的。他相信政教绝对分离。而就教会而言，他相信人们有绝对的自由，可以选择信教或不信教。

所以，对于罗杰·威廉姆斯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宽容的问题。这是一个绝对自由的问题。好的，现在我想提一下关于罗德岛的另一件事，因为我们在大量宗教不宽容的情况下将罗德岛作为宗教自由的典范，但因为我们以罗德岛为榜样，让我们前进到 18 世纪和 1700 年代，例如 1776 年。

那么，让我们继续讨论开国元勋。我们将在另一堂课中讨论他们，但现在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进行一点比较和对比。

罗杰·威廉姆斯对宗教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理解完全基于《圣经》。他认为这是圣经的教义。当你回顾 18 世纪、1776 年等时期，人们经常援引的原则是启蒙运动的原则。

它们是哲学原则，并不总是也不一定就是圣经原则。因此，我们看到了 1630 年代罗杰·威廉姆斯在罗德岛发生的事情与 750 年后发生的事情。因此，你要做的就是脑海中比较和对比这种对宗教自由的理解，宗教自由的基础是什么，宗教自由，以及政教分离的基础。

所以，在比较和对比时，你要考虑这些事情。我们与罗杰·威廉姆斯在罗德岛建立的体系确实独一无二。到目前为止，它是独一无二的，毫无疑问。

好的，我们转到 C。我们转到乔治·福克斯。我想谈谈乔治·福克斯，因为他对于我们将要讨论的贵格会来说很重要。所以，让我对乔治·福克斯做一点传记介绍。

乔治·福克斯，你记下了他的日子。乔治·福克斯出生在英国，在圣公会的传统下长大，但即使在很小的时候，乔治·福克斯就对教会被国家控制感到非常不满。他对政教关系以及国家对教会的控制感到非常不满，因为他认为那不是新约教会。

从他的经历来看，他不认为这是新约教会。这让他很困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乔治·福克斯当时在两个方面感到沮丧。

让我来谈谈他自己的两种方式，我不知道，开始朝圣的挫折，然后看看他如何突破这一点。所以，第一，当他读圣经或读早期教会历史时，他读到的是充满灵性的人，充满圣灵的人。使徒行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等等，但人们充满了圣灵。

但他在 17 世纪的英国教会生活中没有看到这种作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没有看到这种作用。因此，他开始质疑，这让他很沮丧。如果这就是教会的本意，那么在我生活的地方它在哪里，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它在哪里？所以这是一回事。

好的，第二件事是他向很多人寻求建议，很多顾问，很多朋友、顾问等等。他向很多人寻求建议，并认为也许 he 可以和这些人倾诉他的挫折感。但他发现自己，其中一些人可能是他的密友，但他发现自己，在与他交谈时，他发现他在神学上与他的朋友截然相反。

他们无法理解他在神学上所想的是什么。因此，他确实感到很沮丧。所以，我最沮丧的就是，我读到的都是这些充满灵性的人。为什么我不是那样的人，为什么教会不是那样的人？其次，我有这些想法，想和朋友们讨论，但我和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鸿沟。

因此，乔治·福克斯的经历是，他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转变，然后他开始独自去传福音。因此，乔治·福克斯感到上帝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乔治·福克斯在他的生活中感受到了非常深刻的宗教体验。

他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基督的内在之光。基督在我心中；我现在心中有基督之光，我现在想做的是走出去，传播基督的内在之光，这显然是基于经验的。所以，乔治·福克斯决定走出去，做这件事，他在 1648 年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

所以，这就是他的日期，我今晚确实给出了他的日期，1624 年。1648 年，他开始了他的精神朝圣之旅，他出去决定成为一名传教士，宣扬基督的内在之光。这件事没有任何教派名称。

他还没有宗派。他还没有运动。他身边还没有人。

但在 1648 年，他开始传教。他的传教方式是，他会在任何他能去的地方宣讲基督的内在之光，在街道、城镇和村庄。有时，教堂会允许他在早上礼拜后在教堂里演讲，有时，他们会允许他向对基督的内在之光感兴趣的人演讲。

当然，他开始追随内心的基督之光。现在，他遇到了一对在贵格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夫妇，他们的名字是贾奇和玛格丽特·费尔。这对于推动我们所知的贵格会运动变得非常重要。

费尔法官，这是他的头衔。他是一名律师。我相信他的名字是托马斯，但他的职业头衔是顾问、律师、律师。

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他经常被称为法官费尔和玛格丽特费尔。他遇见了法官费尔和玛格丽特费尔。他在一个叫斯沃斯莫尔大厅的地方遇见了他们，法官费尔和玛格丽特费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富有的。

因此，他们拥有了这种巨大的豪宅和大量财产、大量仆人等等。长话短说，法官和玛格丽特·费尔被他说服了，相信基督的内在之光。因此，他让他们的内心相信基督的内在之光。

这实际上是贵格会运动的组织机构的开始。因此，斯沃斯莫尔大厅成为贵格会的总部。从这样的总部出发，许多相信基督内在之光的人走出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开始传播基督内在之光。

让我给你一个统计数据，好吧，我可以给你一个统计数据，但让我先讲罗杰·威廉姆斯，然后我们再讲。让我先讲完他，然后我们再讲乔治·福克斯，最后讲 D，贵格会的崛起。但让我快速讲完他的故事。数字迅速增加，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然后费尔法官去世了，他娶了玛格丽特·费尔。所以，玛格丽特·费尔成了他的妻子。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兴趣做其中一份文件，你知道，我们有四份文件可以做。

论文主题之一是美国基督教中的女性。玛格丽特·费尔是美国基督教贵格会运动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领袖。她有时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她出身于非常优越的家庭，但由于她是贵格会教徒，所以经常被关进监狱等等，所以她也了解生活的这一部分。这就是乔治·福克斯的重要性。他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

所以，我们花点时间谈谈他。但让我们谈谈 D，贵格会的崛起。让我们看看这场运动是如何发展的。

如果您按照第 12 页的提纲，请看贵格会的兴起。好吧，如果我们将 17 世纪中叶作为这场运动的开始，如果我们将其作为运动开始的基准，他实际上在 1652 年说服了费尔斯，因为他们在帮助建立贵格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我们以此为基准，只需向前推进一分钟到 1700 年。

再往前推 50 年，也就是 1700 年。到 1700 年，贵格会已经遍布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但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到 1700 年，贵格会教徒人数已达 10 万。这是相当惊人的增长。

因此，显然，贵格会的教义很有吸引力。贵格会教义中有些东西对人们很有吸引力，但有些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不满意，而这种宗教生活是圣公会中更标准的宗教生活。因此，到 1700 年，贵格会教徒人数已达 10 万。

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好了，关于贵格会的崛起还有一件事。贵格会的号召力非常有趣；贵格会的信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吸引力。

比如，有像费尔斯这样的非常富有的人，还有我们稍后会谈到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但是，成为贵格会教徒的都是非常富有的人，富有、有影响力的上层阶级人士，但是贵格会也吸引了最底层的阶级、仆人阶级以及所有中产阶级。现在，我们想到了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阶级区别；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英国，阶级之间有一定的流动性，但基本上，它吸引了所有阶级。所以，像威廉·佩恩这样的人可以成为贵格会教徒，像家里的低级仆人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贵格会教徒。

好的，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这些人的称号，他们被称为贵格会教徒。嗯，这很有趣。之所以给他们这个称号，是因为在他们早期的服务中，你不会这样认为贵格会教徒。

我不这么认为，但当我问你时我们会知道的。然而，在贵格会早期的仪式中，在贵格会早期的运动中，他们的宗教仪式非常喧闹。有很多舞蹈，很多歌唱，他们的仪式非常喧闹。所以，当一些贵格会教徒被带到法官面前时，法官说，你们之所以是贵格会教徒，是因为你们在宗教仪式上会发抖，英国的每个人都知你们会发抖，每个人都认为这真的很可耻。

因此，他们得到了贵格会这个名字，虽然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种不光彩的称呼，但他们却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徽章。所以，他们说，好吧，我们不介意称自己为贵格会。我们不介意那样。

这并不是他最初称我们为贵格会教徒的原因，但我们不介意称自己为贵格会教徒。但他们更喜欢其他称谓，他们最喜欢的称谓，我的意思是，我有很多称谓，光明之子、真理的传播者、上帝的子民和蔑视者，等等。但他们更喜欢一个称谓，那就是朋友。

我们是一个朋友社会，这来自耶稣的名言，如果你们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一个朋友社会。

你们中有人参加过贵格会的会议吗？你们参加过贵格会的会议吗？会议很安静吗？你们觉得贵格会的会议怎么样？那是你们的想法。好的。让我换一种说法。

今天，当你想到贵格会的礼拜时，你会想到什么？沉默。你会想到沉默。我不知道你的经历，但在一些贵格会教堂里，男女会分开坐，但贵格会没有受命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外行都是牧师。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站起来，说出上帝的话，上帝被圣灵照亮。任何人都可以站起来说一句话，但会议通常会很安静。我不知道你参加的会议是否很安静，直到有人站起来发言。

一小时的沉默，他们听到了主的声音。说话的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所以是男人和女人。所以，一小时的沉默，然后你站起来说话。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你们今天对贵格会聚会的了解。一些贵格会团体承担了更多的福音派角色；他们看起来像一个福音派教堂。如果你走进去，就会听到歌声、赞美诗、布道等等。

但那种默默的敬拜，然后一些人被圣灵引导而发言，这就是你所知道的。嗯，贵格会最初并不是这样。这是贵格会安定下来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觉得那些早期的聚会有点太喧闹了，等等。

然后他们收到了法官的警告：你被称为贵格会教徒。所以他们不想被人知道。所以，他们就这样安定下来了，这就是你们今天对贵格会教徒的了解，毫无疑问。

有时，贵格会内部会出现一种狂热，这会给贵格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只提一个人，一个有点狂热的贵格会成员，他的名字是詹姆斯·奈勒。以下是詹姆斯·奈勒的日期。

好的，詹姆斯·奈勒。詹姆斯·奈勒的生活有些艰难。詹姆斯·奈勒曾经在布里斯托尔传教。

现在，他是伦敦贵格会的领袖，所以这是贵格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但詹姆斯·奈勒当时在布里斯托尔，他是布里斯托尔贵格会社区的成员。他决定要宣扬基督进入人们心中，因为基督的内在之光非常重要。

所以，他在布里斯托尔重现了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场景。他认为布里斯托尔看到这种重现是件好事。所以，他重现了耶稣骑着驴子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整个过程，这让贵格会教徒感到震惊。

然后他被逮捕了。可怜的詹姆斯，我的意思是可怜的詹姆斯·内勒，当他被捕入狱时，他们对他做了两件事，这会让你不敢再做这种事。他们在他的额头上烙了一只蜜蜂，以示亵渎。

这不是什么好事，你知道，这不可能是好事。所以，他因为亵渎神明而被额头上钉了一只蜜蜂。然后他们用烧红的铁在他的舌头上钻了一个洞，因为这个洞在他的舌头上钻了个洞，他无法清楚地说话，说贵格会的东西。

然后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狱。所以，詹姆斯·内勒确实为贵格会事业受苦了，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詹姆斯·内勒的故事终于有个结局了。

詹姆斯·内勒出狱后，确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他认为自己给贵格会带来了坏名声。所以他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些悔恨。

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发展，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贵格会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我们之前谈到的这种局面，贵格会的稳定就是在这些事件之后发生的。因此，毫无疑问，奈勒事件导致贵格会在 18 世纪变得过于谨慎。好了，现在，在贵格会崛起的背景下，我想介绍贵格会的一些主要思想，这些思想凝聚在一起，并因此而闻名。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做吧。在贵格会教徒来到美国之前，在贵格会教徒兴起的背景下，在这里做这件事是很自然的。所以这里有一些基本思想。这些思想没有顺序，从最重要的思想到最不重要的思想。

这些只是关于贵格会信徒所相信、所教导和所认为重要的事情的一些想法。好的，第一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宣扬基督的内在之光。福音的核心真理是基督，而其核心体验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基督的内在之光。

每一个信徒都能拥有基督的内在光芒。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成为一种核心真理、一种核心信息、一种核心宣告。所以这是贵格会教徒的一个想法。

贵格会的第二个观点是，他们更喜欢福音信息的简单性、基督的内在之光和福音信息的简单性。他们更喜欢福音信息的简单性，而不是审判、世界末日或基督再临的推测性信息。他们认为福音的这一面太过推测。

简单而非猜测成为贵格会生活和神学的关键词。在 17 世纪，人们对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有很多有趣的猜测，比如这件事将在何时何地发生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

好的，第三点，当然你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像罗杰·威廉姆斯一样，相信绝对的宗教自由和宗教自由。不仅仅是宗教宽容，而是宗教自由。

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他们所崇拜的宗教。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不信教，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成为无神论者，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但应该有绝对的宗教自由。国家不应该把宗教强加于人民。因此，应该有完全的宗教自由，而不仅仅是宗教宽容。

这对贵格会教徒来说很重要。第四，当然，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拒绝参与任何军事活动。

所以，他们是和平主义者。你可能今天对贵格会有所了解。所以，第五点是贵格会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必须为此给予他们赞扬。

但贵格会教徒反对奴隶制，在英国也是如此。当我们来到美国时，我们将在课程的后面就此进行长篇演讲。但贵格会教徒反对奴隶制。

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反奴隶制组织是由贵格会教徒创立的。因此，贵格会教徒反对奴隶制，无论奴隶制在哪里存在。我有一个好例子。

这是另一个重要的贵格会教徒的名字。他的名字是约翰·伍尔曼。长话短说，约翰·伍尔曼是一位新泽西州贵格会教徒。

他宣扬贵格会的真理，如基督之光等等。但他也是新泽西州贵格会的良心。由于一些贵格会教徒开始拥有奴隶，约翰·伍尔曼对此坚决反对。

因此，伍尔曼是一位反奴隶制斗士，首先是在他的族人中，在贵格会教徒中，然后是在整个美国。无论如何，他似乎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所以，他必须弄清楚如何表达他所拥有的这种反奴隶制情感和信念。

他要怎么做呢？所以，他决定这样做，如果我不能总是清楚地宣讲和教导，我就用行动来做。所以，当他被邀请到别人家里吃饭时，他很高兴地去吃饭，奴隶们会为这些家里的每个人提供晚餐。饭后，他会把奴隶们召集在一起，并给他们报酬。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人不应该成为奴隶。他们为我们服务得很好，他们应该得到他们付出的劳动的报酬。所以，他用这些技巧来传达他所坚信的反奴隶制信息，许多贵格会教徒也持这种观点。

关于贵格会的另一件事是，这些只是关于贵格会的一些想法，但贵格会参与了传教工作。一些来到美国的贵格会教徒是作为传教士来到这里，但后来美国的贵格会教徒是向美洲原住民传教的传教士，甚至从罗德岛开始，因为罗德岛有各种美洲原住民印第安部落。美国的贵格会教徒开始接触美洲原住民和印第安人，所以他们也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他们以礼拜仪式的简单性而闻名。礼拜仪式的简单性。因此，当你想到贵格会与 17 和 18 世纪英国圣公会的关系时，你会发现贵格会与圣公会完全相反。

他们的礼拜仪式非常非常简单。现在，贵格会教徒和英国圣公会教徒以及美国清教徒最困扰的一个问题是，贵格会教徒的礼拜仪式，嗯，也许有两点，也许有三点，但有几点。然而，我想到的一件事是贵格会教徒不遵守圣礼。

因此，贵格会教徒过去和现在都不实行圣礼。因此，这些对新教徒的宗教生活如此重要的事情，即洗礼和圣餐，贵格会教徒认为这些都是精神上的现实，不需要在礼拜仪式中实行。清教徒对此尤其反感，因为他们没有在圣餐中实行洗礼。

当然，有些宗教习俗是有问题的。但这些事情、这些想法让你了解贵格会教徒是谁、他们信仰什么、他们神学的简单性、他们生活的简单性，这些让你了解他们是谁。让我在这里停留几分钟。

我们已经谈了一段时间了。我们谈到了罗德岛，然后是乔治·福克斯，然后是贵格会的崛起，之后才来到美国。你对此有什么疑问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不，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当我们谈到其中的一些原因时，我们会谈到这些原因。我在这次演讲中谈到了清教徒反对贵格会的神学原因。所以这只是我在演讲时想到的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些神学原因给清教徒带来了真正的问题。所以，当清教徒来到美国时，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清教徒开始因为这些神学原因绞死他们。

是的。是的，没错。我们现在要把它们带到美国，看看当他们开始尝试将其进口到美国时会发生什么。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谈论的是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但英格兰是贵格会的强项。还有什么关于贵格会的事情吗？有关于罗德岛的事情吗？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问罗德岛的事情。有关于罗德岛的事情吗？有关于乔治·福克斯本人或贵格会的事情吗？是的。

是的。他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也是一种个人问题，但他打开了《使徒行传》。

他打开了早期教会。他发现了这些充满灵性的人的伟大故事，以及上帝如何通过他们工作。他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但他也没有在他所知道的英国圣公会的礼拜经历中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既是个人问题，也是教会问题。你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再一次，就……而言。

对。对。他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当然，他去找的这些顾问大多是英国国教人士，他发现他们在神学上存在差异，但他似乎无法解决这些差异。

所以，他到了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一旦他自己在生活中发挥了圣灵的作用，并且相信了基督的内在之光，他就会到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他会说，我无法在国教中解决这个问题。国教不理解这一点。

此外，国教是受国家控制的。是国家控制着教会。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要自由。所以他就这样以自由和解放的方式开始传播他所理解的福音。是的。

从基督教历史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后我们将贵格会教徒带到美国，看看他们在这里有什么影响。对。

是的。他们没有建立等级制度，贵格会内部也仍然没有技术上的等级制度。每个贵格会教堂和每个贵格会集会场所都是独立的。

他们没有任命福音牧师。他们认为所有信徒都是祭司，我认为这种做法过于夸大了，包括传福音、教导福音等等，接受基督的启迪。

因此，我可以站出来表达任何观点。所以，它非常自由、非等级制，与它发源地的圣公会非常不同。是的。

而这在今天的贵格会中仍然适用。你知道你会想到哪所贵格会学院吗？哪一所？乔治福克斯。乔治福克斯大学。

你听说过乔治·福克斯吗？是的。我想还有其他几个。也许吧。

那是什么？吉尔福德。我不太了解。那是贵格会的背景，对吧？好的。

好的。非常有趣。其他的我不太熟悉。

我知道乔治福克斯，但我想说斯沃斯莫尔，但我不确定。我想说斯沃斯莫尔，但我不确定。所以，我们将从录音带中剪掉它。

我们会找到答案。我们会用 Google 搜索。其他问题请点击此处。

好的。在我之前，让我们先把他们带到美国。10休息10 秒，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你们应该在周五花 10 秒钟时间，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带到美国。我们稍后会。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我们稍后会。

嘿，泰德，我忘了问了。你会在休息期间把这个关掉吗？你不会。好的。

你可以编辑我的休息时间。我们会发现的。好的。

祝福你们。10秒。这就足够了。

周五你休息得很好。希望你周末过得愉快。不过要庆幸你不住在华盛顿特区，因为这个周末那里会下大约两英尺厚的雪。

华盛顿降雪两到两英尺半。我们这里没有。好吧。

让我们把贵格会教徒带到美国。让我们把贵格会教徒带到这儿来。好的。

首先是 1656 年。那是 1656 年，第一批两名贵格会女性教徒登上了波士顿的船。船不重要。

这艘船的名字恰好叫“燕子号”。他们乘船抵达波士顿。我想，他们来到这里，可能是作为传教士。

我认为他们来是为了传播贵格会的事业。1656 年。然而，他们来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那就是波士顿的清教徒领袖不让他们下船。

当船返回英国时，两名妇女又乘船返回家乡。她们不被允许前往波士顿。我们稍后会看到一些神学原因。

所以，他们被留在船上，然后就出发了。所以，好吧。现在，贵格会教徒终于能够登陆波士顿了，我怀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只是和其他团体一起来到波士顿，而且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但他们最终还是在波士顿定居了。所以，最终，波士顿开始有了一个小的贵格会社区。现在的问题是，贵格会教徒对波士顿清教徒的排他性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清教徒控制了波士顿，他们对清教徒在波士顿的排他性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波士顿清教徒，他们决定开始在波士顿公园绞死贵格会教徒。所以，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

今天我们读了贵格会教徒的一篇简短的祈祷文，他是最后一位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的贵格会教徒。好了。现在发生了什么？他们在想什么？我想我们已经在课程中提到过这一点，但我们真的需要在这里处理它。

清教徒在波士顿公园绞死人时在想什么？他们的想法是 17 世纪的。从 17 世纪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异端邪说更能扰乱社会秩序了。异端邪说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

我们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的凝聚力。所以，如果我们必须把人绞死在波士顿公园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这样吧，因为这是社会秩序。

如今，我们称之为公共利益。这是我们熟悉的短语，不是吗？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我们有责任维护它。因此，他们被绞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碰巧相信某些事情，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所以，我知道，在 21 世纪，我们很难用这些术语来思考和反思它们。而且我们甚至不会谈论异端邪说。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它。

我们无法识别它。所以我知道在 21 世纪很难用这些术语来思考，但你必须回想 17 世纪，了解清教徒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方面的想法。现在，他们当然希望这会限制贵格会教徒。

当人们看到贵格会教徒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时，他们希望人们会说，哦，那不适合我。我很抱歉。但这从未发生过。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讲过 17 世纪英国的故事；当时人们会绞死扒手。这可是很严厉的。我认为绞死扒手是一件很严厉的事情，但他们当时确实会绞死扒手。

但笑话是，所有这些人群过去都聚集在一起，顺便说一句，波士顿公园也是如此。很遗憾地说，这是一次公开活动。所以，当有人被绞死时，公众都出来了，就像第一天晚上一样。

民众都出来观看绞刑。关于绞刑扒手的笑话是，在扒手被绞死的同时，人群中还有扒手偷走行人身上的钱，而扒手则被绞死。那么，这招管用吗？绞死贵格会教徒是否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贵格会教徒在波士顿仍然在发展，即使在波士顿公园绞死了四个人之后。

所以，波士顿公园里发生了一些与贵格会有关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想给出一些清教徒对贵格会如此不满的神学原因。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些关于贵格会的一般性信息，但现在我们想给出一些清教徒绞死贵格会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神学原因。

好吧，再说一遍，不是任何必要的、最重要的、最不重要的，但好吧，这里有一些。好的，第一，贵格会倾向于将圣经视为一本打开的书。你在圣经中学到越来越多关于上帝、基督和圣灵的事情，尤其是，你会学到基督是内心的光芒。

清教徒对《圣经》的看法比这更为严格。他们对贵格会的这种经验式诠释学感到不安。他们在安妮·哈钦森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对此和她的反律法主义感到不安。因此，他们对贵格会对待圣经的方式感到不安。这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当然，这对清教徒来说是神学问题。第二件事当然是，我们前几天提到清教徒相信宿命论。他们相信选举。

有些人被选为得救之人，有些人被选为堕落之人。当然，对贵格会教徒来说，宿命论是一种诅咒，因为贵格会教徒认为基督之光可以照进任何人的心中。

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基督的内在光芒，而不仅仅是那些命中注定的人。他们不相信宿命论。我们提到的第三件事与教堂礼拜有关。

贵格会的崇拜极其简单。当然，贵格会的崇拜没有礼拜仪式，没有神职人员，也没有圣礼。这让清教徒很困扰。

现在，清教徒没有礼拜仪式，所以他们远离了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但他们确实有圣职。请记住，这与职业有关，即职业的概念。

当然，他们之所以实行圣礼，是因为圣礼是符合圣经的。所以清教徒对这种极端的简单化感到很不满。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神学上的。

就神学而言，他们觉得贵格会教徒过于强调经验。清教徒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你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经验上，那会把你引向何方？经验来来去去。

你需要相信上帝确切的话语，我们可以通过运用我们的思想来理解。所以，他们对贵格会这种经验主义的方面非常紧张。最后，这成为了清教徒和贵格会之间的神学冲突。

贵格会教徒认为自己是传教士。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人们开始来到美国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格会教徒出于传教热情。

而那些不喜欢贵格会的清教徒们，他们真的不喜欢贵格会。他们不喜欢贵格会的热情，但他们也不喜欢引发这种热情的神学。神学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基督的内在之光，所以我们需要把这种内在之光的信息传达给每个人。

所以，他们没有；他们不喜欢传教热情，但他们可能更不喜欢传教热情的原因。所以，贵格会教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波士顿公园绞死了四个贵格会教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镇压贵格会教徒，也是为什么贵格会教徒最终前往罗德岛。所以这让我们想到了 F，对不起，这让我们想到了，哦不，我们还在 E，我们还在 E，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国。

在我们讨论浸信会之前，好吧，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国，但让我们先把他们带到罗德岛。罗德岛成为贵格会教徒的避难所。

罗德岛成为贵格会的堡垒。贵格会的人被理解了吗？是的。可以说，他们是真正自由的人，是圣灵之眼的追随者吗？是的，对，对。

因为他们太自由了，所以他们按照这样的顺序来传道。对，对，对，对。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符合圣经的。

圣经是他们权威的基础。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符合圣经的。他们只认为这是经验之谈。

然后他们生气了，如果你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宗教派别，你的牧师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实行洗礼？你为什么不在星期天举行圣餐？贵格会教徒的行事方式让他们生气。最重要的是，异端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因此，必须严厉打击异端。

所以这就是你们绞死贵格会教徒的原因。是的，他们用各种说法来表达。但是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时，他们认为耶稣也必须是世上信徒的光，等等。

但对于贵格会教徒来说，谁会传授基督之光在你心中的知识呢？是圣灵传授的。贵格会教徒是三位一体论者，所以他们不像自然神论者那样是一神论者。他们是三位一体论者。

但他们强调基督之光是通过圣灵的使命传递的。这就是信徒的生活。这就是贵格会信徒的变革性生活。

比现在更是如此。他们以信息的简单性来衡量，这种基督的内在之光通过圣灵的传道而来。对他们来说，信息的简单性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今天贵格会教徒可能有更明确的神学立场，这更为真实。当然，乔治福克斯学院可能反映了他们社区内的这种神学。但在我们谈论的时代，我们仍然谈论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然后你在城镇中形成一个社会。

例如，贵格会教徒来到罗德岛。他们成立了一个社团。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建筑，然后聚集在罗德岛进行礼拜。

但很简单。他们来到罗德岛，在罗德岛感觉很自由。这不像波士顿的清教徒来到罗德岛。

让我在这里只讲几件事。1672 年，这是美国贵格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日期。1672 年，乔治·福克斯来到罗德岛。

对乔治来说，这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然而，乔治·福克斯来到罗德岛，是因为罗德岛是美国贵格会教徒的集中地。所以，他来到罗德岛与贵格会教徒会面，一位作家说，当他来到罗德岛时，他给整个新英格兰的贵格会教徒带来了新的活力。

那么，乔治·福克斯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我不知道。加强贵格会在美国的发展，加强他们对自己身份和宗旨的理解，这非常重要。好吧，现在，我们可以想象罗杰·威廉姆斯还活着。他和乔治·福克斯试图安排一次会面。

现在，那次会面将会非常有趣，因为罗杰·威廉姆斯鄙视贵格会教徒。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些人。他认为他们真的是不健全的人，而且在神学上肯定是不健全的。

所以，我想也许，我不知道，但也许他真的想见见乔治·福克斯，让乔治明白过来，祝福他。所以也许这次会面，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从未举行过。所以，乔治·福克斯和罗杰·威廉姆斯同时在那里，但他们实际上从未见过面，尽管如果他们见面了，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会很有趣。

好吧。现在，罗德岛的贵格会已成为贵格会的坚固堡垒。那么，让我从我们谈论的时代快进五代，到乔治·福克斯、罗杰·威廉姆斯的时代。

让我快进到一个我名单上没有的名字。他的名字是斯蒂芬·霍普金斯。我的名单上没有这个名字。

我应该把他放在那里。斯蒂芬·霍普金斯。他可能也不在你的教学大纲清单上。

那么，让我们快进到斯蒂芬·霍普金斯。为了向您展示贵格会在罗德岛的重要性，斯蒂芬·霍普金斯是独立战争期间罗德岛的州长，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所以斯蒂芬·霍普金斯，斯蒂芬·霍普金斯。

他是独立战争期间的州长，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你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吗？斯蒂芬·霍普金斯是一位非常自豪的贵格会教徒。因此，这说明贵格会教徒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在罗德岛占据了主导地位。

所以，他证明了贵格会教徒在允许宗教自由、允许他们在罗德岛自由地崇拜自己喜欢的事物、教导自己喜欢的事物时变得多么强大。在斯蒂芬·霍普金斯的领导下，贵格会教徒变得相当强大。事实上，他曾五次当选罗德岛州长。

所以这是罗德岛一位非常重要的贵格会人士，这说明贵格会的重要性。好吧。这就是衰落。

那时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国。关于贵格会教徒来到美国，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不会想成为第一艘船上的那两个女人之一，因为她们从来没有下过船，从来没有走下跳板去法尼尔厅吃午饭。我的意思是，她们根本就不被允许这样做。

我有几个问题。请问。那艘船叫什么名字？燕子号。

是的。所以你不必记住这些。只是提醒一下，贵格会教徒试图在波士顿找到一席之地，但前两位都没有被允许。

但后来其他人开始加入进来。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在独立战争期间的服务是因为他们不会参军；他们的服务是同情地照顾受伤士兵的伤口等等。

所以这是他们提供的服务，但他们不会服役，也不会携带武器。所以，是的。是的。

向着，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因为我提到过，当你参加贵格会的会议时，有人站起来宣讲主的话语，对于贵格会来说，那人可能是男人或女人，因为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有这种内在的基督之光，圣灵会照耀着他们。

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贵格会聚会中为主说话，为主说一句话。贵格会教徒在妇女和宗教生活方面是平等主义者，贵格会教徒也是如此。因此，这让清教徒感到困扰，因为他们真的对安妮·哈钦森感到困扰，安妮·哈钦森不是贵格会教徒，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清教徒中的一员。

但令他们真正感到困扰的是，他们知道女性在这些贵格会会议上确实在发言。这可能吗？他曾是伦敦贵格会的领袖，但后来去了布里斯托尔。但这听起来有点等级森严，不是吗？对我来说是这样。

他是那种，你需要有人来建造小型会议室的人。你需要有人告诉你会议何时举行吗？所以，他以那种非常简单的方式，以那种方式照顾伦敦的贵格会教徒。但你是对的。

也许这不是一个好词，因为头脑听起来太有等级制了，而贵格会教徒根本不是这样。但我总是说，我把 10 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很长时间，你最终会明白，我最终会告诉你，我会让你看到一个等级制度。我会告诉你一些领导者，我会告诉你一些追随者，等等。

所以，我认为你永远无法摆脱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罗德岛的浸信会，然后再谈一谈浸信会的历史，因为来到罗德岛的不仅是贵格会教徒，还有浸信会教徒。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应该开始讨论浸信会吗？还是应该等到星期一再讨论浸信会？我们等到星期一再讨论浸信会。

祝福你们。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再见。祝你们周末愉快。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罗杰·威廉姆斯和罗德岛宗教多样性的第三节课。